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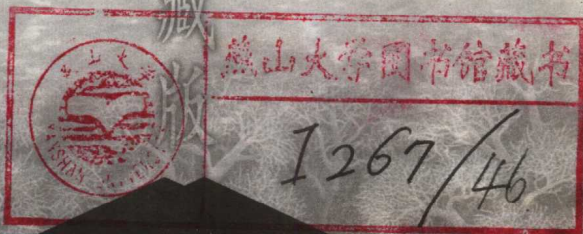
简 林清玄 龙应台 苏伟贞
娥 林耀德 等著

与爱情错身

总顾问/古继堂 主编/祝勇

国 书 籍 出 版 社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



与爱情错身



0255096

总顾问/古继堂 主编/祝勇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9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/祝勇编选. - 北京:中国书籍出版社,
1998.4

ISBN 7-5068-0735-1

I. 台… II. 祝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784 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书 名: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

主 编:祝 勇

责任编辑:陈俊珩

封面设计:钟 嵘

内文设计:祝 勇

出版发行:中国书籍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(100031)

电 话:010-66059535(编辑部) 010-66059538(发行部)

印 刷:北京京海印刷厂

开 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 张:57.5

字 数:1140 千字

版 次: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01-10000 套

定 价:98.00 元(全五册)

目 录

林清玄 (1953 -)	
, 黄昏菩提	2
暖暖的歌	11
金色印象	14
佛鼓	21
陈幸蕙 (1953 -)	
草源·天涯·歌	31
渡 也 (1953 -)	
历山手记	35
小曲幽坊月暗	39
林文义 (1953 -)	
见过我父亲吗?	43
履 疆 (1953 -)	
寂寞的传统文化	50
曾丽华 (1953 -)	
流过的季节	58
龙应台 (1954 -)	
中国人, 你为什么不生气	65

苏伟贞 (1954 -)	
预知旅行纪事	70
初夏预言	79
去的地方	86
陈 煌 (1954 -)	
故事	94
吴锦发 (1954 -)	
畜牲三章	102
姬小苔 (1954 -)	
弓弦吟	113
沈 静 (1955 -)	
东西南北	117
王幼华 (1956 -)	
散文三帖	125
焦 桐 (1956 -)	
第四堵墙	130
龚鹏程 (1956 -)	
死雨	138
钟 乔 (1956 -)	
往事多少	144
杨 平 (1957 -)	
那些烟云美丽的、涌动的	148
分水岭上的瞻望	159
郑宝娟 (1957 -)	
给不知名的神	165
柯翠芬 (1957 -)	
随意小札	171
赋别三章	178

杨 渡 (1958 -)	
暮春	189
朱天心 (1958 -)	
秋夕信步	192
侯吉谅 (1958 -)	
无情有思	197
佛说龙云	199
吴 鸣 (1959 -)	
有所思	204
李渡予 (1960 -)	
墙眼	208
李惠绵 (1960 -)	
鞋	216
简 嫔 (1961 -)	
四月裂帛	224
母者	243
张曼娟 (1961 -)	
·与爱情错身	253
张启疆 (1961 -)	
吾儿	258
导盲者	265
林耀德 (1962 - 1996)	
树	275
边界旅店	281
颜色	288
钟晓阳 (1963 -)	
贩夫风景	294
林幸谦 (1963 -)	

繁华的图腾	298
彭树君 (1964 -)	
等待	309
关于女子	313
蔡深江 (1965 -)	
漫步经心	317
江 边 (1967 -)	
流浪者之歌	326
唐 捐 (1968 -)	
暗中	336
郑世平 (1972 -)	
山之阿	345
连虹云 (1974 -)	
镜墙	351
跋 祝 勇	356

林清玄

一九五三年生，台湾高雄人。

曾获吴三连文艺奖、金鼎奖、六次时报文学奖。著有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艺术评论、电影剧本等作品数十部。

黄昏菩提

〔我喜欢黄昏的时候在红砖道上散步，因为不管什么天气，黄昏的光总让人感到特别安静，能较深刻省思自己与城市共同的心灵。但那种安静只是心情的，只要心情一离开或是木棉或者杜鹃或者菩提树，一回头，人声车声哗然醒来，那时候就能感受到城市某些令人忧心的品质。〕

〔这种品质使我们在吵闹的车流里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寞；在奔逐的人群与闪亮的霓虹灯里，我们更深的体会了孤独；在美丽的玻璃帷幕明亮的反光中，看清了这个大城冷漠的质地。〕

居住在这个大城，我时常思索着怎样来注视这个城，怎样找到它的美，或者风情，或者温柔，或者什么都可以。

有一天我散步累了，坐在建国南路口，就看见这样的场景，疾驰的摩托车撞上左转的货车，因挤压而碎裂的铁与玻璃，和着人体撕伤的血泪，正好喷溅在我最喜欢的一小片金盏花的花圃上。然后刺耳的警笛与救护车，尖叫与围拢的人群，堵塞与叫骂的司机……好像一团碎铁屑，因磁铁辗过而改变了方向，纷乱骚动着。

对街那头并未受到影响，公车牌上等候的人正与公

车司机大声叫骂。一个气喘咻咻的女人正跑步追赶着即将开动的公车。小学生的纠察队正鸣笛制止一个中年人挤进他们的队伍。头发竖立如松的少年正对不肯停的计程车吐口水。穿西装的绅士正焦躁的把烟蒂猛然蹂扁在脚下。

这许多急促的喘着气的画面，几乎难以相信是发生在一个可以非常美丽的黄昏。

惊疑、焦虑、匆忙、混乱的人，虽然具有都市人的性格，生活在都市，却永远见不到都市之美。

更糟的是无知。

有一次在花市，举办着花卉大餐，人与人互相压挤践踏只是为了抢食刚剥下的玫瑰花瓣，或者涂着沙拉酱的兰花。抢得最厉害的，是一种放着新鲜花瓣的红茶，我看许多粉红色的花瓣放进热气蒸腾的茶水，瞬间就萎缩了，然后现落到杯底，（我想，那抢了喝这杯茶的人不正是那一瓣花瓣吗？花市正是滚烫的茶水，它使花的美丽沉落，使人的美丽萎缩。）

我从人缝穿出，看到五尺外的安全岛上，澎湖品种的天人菊独自开放着，以一种卓绝的不可貌视的风姿，这种风姿自然是食花的人群所不可知的。（天人菊名声比不上玫瑰，滋味可能也比不上，但它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，却使它的美丽有了不受挫折的生命。）

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，是这个都市最难能的风情。有一次参加一个紧张的会议，会议上正纷纭地揣测着消费者的性别、年龄、习惯与爱好：什么样的商品是十五到二十五岁的人所要的？什么样的资讯最适合这个城市的青年？什么样的颜色最能激起购买欲？什么样的抽奖与赠送最能使消费者盲目？

而，用什么形式推出才是我们的卖点，和消费者情不自禁的买点？

后来，会议陷入了长长的沉默，灼热的烟雾弥漫在空调不敷应用的会议室里。

我绕过狭长的会议桌，走到长长的只有一面窗的走廊透气，从十四层的高楼俯视，看到阳光正以优美的波长，投射在春天的菩提树上，反射出一种娇嫩的生命之骚动，我便临时决定不再参加会议，下了楼，轻轻踩在红砖路上，听着欢跃欲歌的树叶长大的声音，细微几至不可听见。回头，正看到高楼会议室的灯光亮起，大家继续做着灵魂烧灼的游戏，那种燃烧使人处在半疯的状态，而结论却是必然的：没有人敢确定现代的消费者需要什么。

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现代人更需要诚恳的、关心的沟通，有情的、安定的讯息。就像如果我是春天这一排被局限在安全岛的菩提树，任何有情与温暖的注视，都将使我怀着感恩的心情。

生活在这样的都市里，我们都是菩提树，拥有的土地虽少，勉力抬头仍可看见广大的天空；我们虽有常在会议桌上被讨论的共相，可是我们每天每刻的美丽变化却不为人知。“一棵树需要什么呢？”园艺专家在电视上说：“阳光、空气和水而已。还有一点点关心。”

活在都市的人也一样的吧！除了食物与工作，只是渴求着明澈的阳光，新鲜的空气，不被污染的水，以及一点点有良知的关心。

“会议结果怎么样？”第二天我问一起开会的人。

“销售会议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论，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到十五到二十五岁的现代都市人的共同想法。”

如果有人说：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！

那人不一定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
有一次在仁爱小学的操场政见台上，连续听到五个人说：“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。”那样高亢的呼声带着喝彩与掌声如烟火在空中散放。我走出来，看见安和路上黑夜的榕树，感觉是那样的沉默、那样的矮小，忍不住问它说：“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？”

我们其实是像那沉默的榕树一样渺小，最需要的是自在地活着，走路时不必担心亡命的来到，呼吸时能品到空气的香甜，搭公车时不失去人的尊严，在深夜的黑巷中散步也能和陌生人微笑招呼，时常听到这个社会的良知正在觉醒，也就够了。

我更关心的不是我们需要什么，而是青年究竟需要什么？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，难道没有一个清楚的理想，让我们在思索推论里知悉吗？

我们关心的都市新人种，他们耳朵罩着随身听，过大的衬衫放在裤外，即使好天他们也罩一件长到小腿的黑色神秘风衣。少女们则全身燃烧着颜色一样，黄绿色的发，红蓝色的衣服，黑白的鞋子，当他们打着拍子从我面前走过，就使我想起童话里跟随王子去解救公主的人物。

新人种的女孩，就像敦化南路圆环的花圃上，突然长出一株不可辨认的春花，这没有名字，色彩怪异，却开在时代的风里。男孩们则在忠孝东路刚刚修剪过的风里，又冒出不规则的枝丫，轻轻地反抗着剪刀。

最流行的杂志上说，那彩色的太阳眼睛是“燃烧的气息”，那长短不一染成红色的头发是“不可忽视的风格之美”，那一只红一只绿的布鞋是“青春的两个眼睛”，

那过于巨大不合身的衣服是“把世界的伤口包扎起来”，而那些新品种的都市人则被说成是“青春与时代的领航者”。

这些领航的大孩子，他们走在五线谱的音符上、走在调色盘的颜料上、走在电影院的看板上、走在虚空的玫瑰花瓣上，他们连走路的姿势，都与我年轻的时代不同了。

我的青年时代，曾经跪下来嗅闻泥土的芳香，因为那芳香而落泪；曾经热烈争辩国族该走的方向，因为那方向而忧心难眠；曾经用生命的热血与抱负写下慷慨悲壮的诗歌，因为那诗歌燃起火把互相传递。（曾经，曾经都已是昨日，而昨日是西风凋零的碧树。）

“你说你们那一代忧国忧民，有理想有抱负，我请问你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？”一位西门町的少年这样问我。

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？拿这个问题问飘过的风，得不到任何回声；问路过的树，没有一棵摇曳；问满天的星，天空里有墨黑的答案，这是多么可惊的问题，我们这些自谓有理想有抱负忧国忧民的中年，只成为黄昏时稳重散步的都市人，那些不知道在明天在街头热舞的少年，则是半跑半跳的都市人，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？

有一次，我在延吉街花市，从一位年老的花贩口里找到一些答案，他说：

“有些种子要做肥料，有些种子要做泥土，有一些种子是天生就要开美丽的花。”

农人用犁耙翻开土地，覆盖了地上生长多年的草，草很快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。然后，农人在地上洒一把

新品种的玫瑰花种子，那种子抽芽发茎，开出最美的璀璨之花。可是没有一朵玫瑰花知道，它身上流着小草的忧伤之血，也没有一朵玫瑰记得，它的开放是小草舍身的结晶。

我们这一代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我们没有任何功勋给青年颂歌，就像曾经在风中生长，在地底怀着热血，在大水来时挺立，在干旱的冬季等待春天，在黑暗的野地里仰望明亮的天星，一株卑微的小草一样，这算什么功勋呢？土地上任何一株小草不都是这样活着的吗？

所以，我们不必苛责少年，他们是天生就来开美丽的花，我们半生所追求的不也就是那样吗？无忧地快乐地活着。我们的现代是他们的古典，他们的庞克何尝不是明天的古典呢？且让我们维持一种平静的心情，就欣赏这些天生的花吧！

光是站在旁边欣赏，好像也缺少一些东西。有一次散步时看到工人正在仁爱路种树，他们先把路树种在水泥盆子里，再把盆子埋入土中，为什么不直接种到土地里呢？我疑惑着。

（工人说：“用盆子是为了限制树的发展，免得树根太深，破坏了道路、水管和地下电缆。也免得树长太高，破坏了电线和景观。”）

（原来，这是都市路树的真相，也是都市青年的真相。）

（我们是风沙的中年，不能给温室的少年指出道路，就像草原的树没有资格告诉路树，应该如何往下扎根、往上生长。路树虽然被限制了根茎，但自有自己的风姿。）

那样的心情，正如同有一个晚秋的清晨，我发现路边的马樱丹结满了晶莹露珠，透明没有一丝杂质的露珠停在深绿的叶脉上，那露水，令我深深感动，不只是感

动那种美，而是惊奇于都市的花草也能在清晨有这样清明的露。

那么，我们对都市风格、人民品质的忧心是不是过度了呢？

都市的树也是树，都市的人仍然是人。

凡是树，就会努力生长；凡是人，就不会无端堕落。

凡是人，就有人的温暖；凡是树，就会有树的风姿。

树的风姿，最美的是敦化南北路上的枫香树吧！在路边的咖啡屋叫一杯上好的咖啡，从明亮的落地窗望出去，深深感到那些安全岛上的枫香树，风情一点也不比香榭里舍大道的典雅逊色，虽然空气是脏了一点，交通是乱了一点，喇叭与哨子是吵了一点，但枫香树是多么可贵，犹自那样青翠、那样宁谧、那样深情，甚至那样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傲骨，不肯为日渐败坏的环境屈服。

尤其是黄昏时分，阳光的金粉一束束从叶梢间穿过，落在满地的小草上，有时目光随阳光移动，还可以看到酢浆草新开的紫色小花，嫩黄色的小蛱蝶在花上飞舞，如果我们用画框框住，就是印象派中最美丽的光景了。可惜有很多人在都市生活了一辈子，总是匆忙地走来走去，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美。

枫香之美、都市人之品质、都市之每株路树，虽各有各的风情，其实都是渺小的。有一回我登上郊外的山，反观这黄昏的都城，发现它被四面的山手拉手环抱着，温柔的夕阳抚触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天边朗朗升起万道金霞，这时，一棵棵树不见了，一个个人也不见了，只看到互相拥抱的楼宇、相互缠绵的道路。城市，在那一刻，成为坐着沉思的人，它的污染拥挤脏乱都不见了，只留下繁花落尽的一种清明壮大庄严之美。

回望我所居的城市，这座平常使我因烦厌而去寻找细部之美的城，当时竟陪我跨越尘沙，照见了一些真实的大块的面目。那一天我在山顶上坐到辉煌的灯火为城市戴着光环才下山，下山时还感觉到美正一分一分地升起。

（我们如果能回到自我心灵真正的明净，就能拂拭蒙尘的外表，接近更美丽单纯的内里，）面对自己是这样，面对一座城市时不也是这样吗？清晨时分，我们在路上遇到全然陌生的人，互相点头微笑，那时我们的心是多么清明温情呀！我们的明净可以洗清互相的冷漠与污染，同时也可以洗涤整个城市。

如果我们的心的足够明净，还会发现太阳离我们很近，月亮离我们很近，星星与路灯都放着光明，簇拥我们前行。

就像有一天我在仁爱路的菩提树上，发现了一个小红蚂蚁的窝，它们缓缓在春天的菩提树丫上蠕动，充满了生命清新的力量，正伸出触角迎接经过漫长阴雨之后都城的新春。

对我们来说，那乱车奔驰的路侧，是不适于生存，甚至不适宜站立的；可是对菩提树，它们努力站立，长出干净的新绿；对小红蚂蚁，它们自在生存，欣然迎接早春；我们都是——样，是默默不为人知，在都市的脉搏里流动的一丝清明之血。

从有蚂蚁窝的菩提树阴走到阳光浪漫的黄昏，我深深的震动了，觉得在乡村生活的人是生命的自然，而在都市里生活的人，更需要一些古典的心情、温柔的心情，一些经过污染还能沉静的智慧。这株黄昏的菩提树，树中的小蚂蚁，不是与我一起在通过污染，面对自己古典、

温柔、沉静的心情吗？

黄昏时，那一轮金橙色的夕阳离我们极远极远，但我们一发出智慧的声音，他就会安静地挂在树梢上，俯身来听，然后我感觉，夕阳只是个纯真的孩子，他永远不受城市的染着，他的清明需要一些赞美。

每天我走完了黄昏的散步，将归家的时候，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情摸摸夕阳的头发，说一些赞美与感激的话。

感恩这人世的缺憾，使我们警醒不至于堕落。

感恩这都市的污染，使我们有追求明净的智慧。

感恩那些看似无知的花树，使我们深刻地认清自我。

最大的感恩是，我们生而为有情的人，不是无情的东西，使我们能凭借情的温暖，走出或冷漠或混乱或肮脏或匆忙或无知的津渡，找到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。

听完感恩与赞美，夕阳就点点头，躲到群山之背面，只留下满天羞红的双颊。